

故鄉十記

陶 鈺 著



故 乡 十 記

陶 純 著

*

中 国 青 年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东四12条北宫家11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36号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書店总經售

*

787×1092 1/32 1 3/4印張 30,000字

1957年3月北京第1版 1957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1—11,000 定價(6)0.16元

W 一書号: 10039·214

定价 一角六分

843
7780

故鄉十記



陶 純 著

中國青年出版社

1957年·北京

內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散文集。写的是作者故乡灘河东岸农村的风物
以及在农业合作化后的种种新气象和变化。

封面設計：韓 恕

目 次

一	故乡綠化了·····	5
二	在田間·····	11
三	瓜、菜園里·····	16
四	牛草問題·····	22
五	昌鎮集·····	26
六	“六一兒童節”·····	30
七	演員和她的家·····	36
八	开会·····	41
九	麦收·····	46
十	边打边分·····	51

4

5

6

7

8

一 故乡綠化了

我的故乡是在濰河东岸，一道小河入濰河的叉口上，叫做濰东村。这村，东西北三面都离河水不到一里路，只有南面是田地。河岸的沙土地最适宜种树，所以这村里住戶都会栽树。在抗日战争以前，这村里的树又多又大，种类也复杂，砍伐了大的又栽上小的。栗树、柞树、楊树都成了树林；桃、杏、李、梨到处都是。从这村經過的客人吃几个果子只要不帶走是不用付錢的；来这村撿柴的人，只要是不折树枝，是不会被赶走的。这村的住戶把栽培树木看得和种庄稼同样重要。日本鬼子来了以后，附近几十里住的汉奸队都知道濰东村有树，来伐树盖屋、燒火，还运了去变卖。住戶們不要树了还不行，还得把树給汉奸队送去，这一村送不完連累了附近的村庄也担負了送树的劳役。到了日寇投降的时候，这村的树木已經砍伐淨尽，剩下了光秃秃的一个村子。住戶們想起了栽树都感到伤心可怕，誰也沒兴头栽了。

今天，回到在社会主义高潮中的故乡，覺得故乡的景色完全不同了。到了村西的渡口，濰河的水还是緩緩地北流，順着河套远望，北面还是孤独的巴山，南面还是馬耳山的群峯。可是东面，河滩以外看不見村庄，只是像城垣似的一列綠树。

渡口的水是很清的，有一道車轍从岸上伸入水里，料定水不会太深，太深了車子不会从这里过去。我脫去了鞋袜和長褲子，只穿着褲叉，就把脚伸到水里去了。初夏的河水，还是凉凉地給人一种快感。起初水只沒到脚面，漸入漸深沒到膝盖了，已經到了河水的中間，大胆地向前走，很快地渡过去了。一上岸，脚上粘着一層薄泥，沒法洗淨脚穿鞋子，只好赤着脚走。記起从前的經驗，过了河洗不淨脚，在热沙上走，等脚底的泥干了，就可去掉了泥穿鞋子。就这样一气走出沙滩，到了河东岸的树叢下边。

沿河全是楊树，大的比茶碗还粗，小的也有鸡蛋那么粗，密密層層，南北望不到头，把村庄遮住。楊树林外又栽上層層小树，伸向河滩，要把白茫茫的河滩縮小。从这渡口，通村庄有一条小道，現在認不出来了。就在小道一边，我家有一塊沙地，上一次回家的时候，这块地种的是黍子，黍子里間种上豆角。大哥来鋤黍子，我拿过鋤来試試，几下子就把黍子苗鋤断了一棵。大哥笑着說：“像你这个鋤法，黍子就缺苗了。”他又把鋤接过去，列开架势，鋤了一段讓我看，我学会了拿鋤。这时再找那块沙地找不到了，树林里边一片新开辟的地瓜嶺，嶺上新插上的地瓜苗，伸長着黃綠色的小芽。这一片地不知有多少亩，土地已經連成片了。

穿过树林，找到了一条通向村里的小道，記得这小道要从土地庙后边过去。这土地庙，也經過了几次变迁，在一九二五年大革命的时代，村里的小学教員和学生把神像搬出来，丢在水汪里，剩了一座空庙。后来学校里要用磚石，連小庙也拆掉

了，只剩了一棵合抱粗的大槐树，枝叶茂密遮盖了一大片地。在日寇統治时代，那些無惡不作的汉奸，到处修庙；大汉奸修个大庙，小汉奸修个小庙，显示他們的“功果”，这座土地庙，又修起来了；可是庙前的槐树被砍去，栽上了几株小松树，在庙的四周孤單干瘦地搖摆着。日寇投降以后，我上次回家还看到一堆碎磚，一定是又被群众拆掉了，几株小松树还留着。这次我特地注意寻找，可是看到的是·一片田地，大概原来的庙址就在田地中間，庙和树一点影子都沒有了。連这条小道也不是原来的旧道，沒有原来的旧道弯曲，像一条直綫似的通向村庄。

到了村头才認出自己住过的村庄来。向北的一个胡同口，兩边的土牆还是那旧样子，村后还是一个水汪，汪北还是沙嶺，可是被树木完全遮掩了。大多数是楊树，杂着桃树和李树，这些果树的枝头都結了果子。

时间大約是下午四点钟的样子，鋤地的农民們正在歇息，男的女的团坐着有說有笑的。女的都穿着花布褲褂，男青年有的留着長头髮。这景象和上次回家看到的不同了：那时这村的妇女沒有一个穿新衣裳的，男青年也沒有留头髮的。我听见有人講过，农村里有这样的歌謠：“留洋头，不帶帽；穿球鞋，大步踏（讀抄）；留金牙，自来笑；穿花襖，露边俏。”說明了农村的青年男女生活是比过去好了。

进了庄，街道兩边都栽了指头粗細的小楊树，枝条上搖着稀疏的綠叶。直到家門，沒有一小方塊空地沒有栽树。原来几家同走朝北的大門已經堵住，向西另开了一个柴門，柴門內

外，被綠樹掩映着。进了这柴門，拆掉了的南屋西屋的旧址上也栽上了桃樹和李樹，把一个院落变成了一个果园，其中一棵很大的桃樹，占了半个院子，桃樹枝上綴着酒杯大小的桃子。

院子里很幽靜，堂屋門上落了鎖，老母雞帶着一群小雞在院子里找食吃。老母雞聳聳地，小雞吱吱地一刻也不停。从外边进来了一个八九岁的女孩子，披散着短頭髮，瞪着兩只大眼睛，不用問就知道她是孫女。她后边跟着兩個比她小的孩子，一个五六岁，一个三四岁的样子。他們看見家里来了一个生人，也跟着进来了。六只眼睛一齐呆呆地望着我。我就走近去，摸着大孫女的頭頂說：“認得不認得——爷爷？”一句話把她提醒了，她不認識面前这个人，她可認識像片里这个人的样子，她內心里承認了我是她爷爷了，可是她並沒有叫，只是更靠近了我，一只手摸着我的腿，显出女孩子惹人憐愛的样子。那兩個小的孩子，看見姐姐靠近我也聚攏过来。我問：“您媽媽呢？”沒等到大孩子說話，第二个孩子搶先說了：“媽媽割草去了，把門鎖上了，鑰匙她帶着。”从他這話里知道，这孩子对媽媽鎖上門，使他不能进去找吃的东西，拿玩具，是不滿意的，帶点訴苦的口气。

不知道是誰把我回来的事傳出去，秀英提着草筐，拿着鐮刀从外回来。望到了媽媽，三个孩子一齐上前报告爷爷来了。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媽媽圍上了三个孩子，也就像院子里的老母雞一个样子。全国解放以后，她和明华从外边回家的时候，大孫女才生下来，几年的时间，她已經成了三个孩子的母亲。她那身形也变了。藍布短褂袖子挽到肘弯以上，露出了

肌肉很結实的胳膊。褲脚挽得和膝盖一样齐，見了我以后，發現了自己的样子，觉得不好意思，弯下腰去把褲脚放下来。她的臉盤被陽光晒的很黑，显得眼睛很明亮。她这一回家，院子里馬上起了变化，孩子們圍着她，老母鸡帶着一群小鸡也跟着她，等着她把門开放，取粮食喂它們。可是她不和平日一样，顧不得从飯盒里拿出一点餅来安慰留在家里半天的孩子，也顧不得从缸里抓出一把玉米末来丟給小鸡子。她搬小机讓我坐，刷鍋生火燒水給我喝。在她的动作中，看出她对于这些日常工作多么自然和熟練，举动那么輕便，脚步那么利落。証明她是每天从田野里劳动回来以后就作这些事，已經成了習慣。

正在社里推土的明华听說爸爸回来了，放下車子跑回家来。他穿着一身短褲褂，滿臉的塵土，說話和动作都是慢騰騰的。不知道多久沒刮臉了，嘴巴上長了鬍鬚。身子是粗壯了，臉盤紅紅地。想到他已經鍛鍊成了个农民，参加社会主义农業生产了，心里有說不出的高兴。

秀英把堂屋东間早就收拾好了。堂屋是五間，兩間明間，兩头各有一暗間房，作臥室。要我住的东間，窗紙和頂棚重新裱糊了，屋里很明亮。前窗外边兩棵石榴正开着鮮紅的花。后窗外边栽了一些花草。芍药开了十多朵花，百合花吐着嫩蕊，一列香椿树排在垣牆下边。我計算了一下，从过了濰河渡口到了家，到处是大大小小的树，所走的地方，十步以內都会找到树，故乡綠化了。

未下乡以前，还以为故乡是解放以前的样子呢？树木砍伐了，房屋倒塌了，屋頂上苫的草爛淨了，下雨的时候家家屋

漏。統購統銷以後，城市里又傳說鄉村里沒有油，沒有豬肉，沒了糧食吃，吃樹葉。這時，久別的故鄉已經成立了高級農業合作社，男女老少都投入了社會主義生產。眼前的兒子媳婦都帶着緊張勞動的樣子，他們的精神是愉快的。做飯，鍋里也有油，缸里也有面；身上的衣服整整齐齊，連一塊補釘都沒有；孩子們都是結實的、肥胖的：他們的幸福生活開始了。

二 在 田 間

天气很晴朗，窗上剛映上早霞的紅光，布谷鳥就清脆地叫起来了，到了城市以后很久沒听到布谷鳥的声音了，它叫的时候天气一定是晴朗的，帶來了明亮和凉爽。从前住宅的南牆外是一片松林，林里的松树都够合抱粗。松树頂上山野鵲在壘窩。布谷鳥自己不会壘窩，它瞅着山野鵲不在的时候，偷偷地在山野鵲窝里下蛋，布谷鳥的蛋和山野鵲的蛋，大小、皮色都是一样的，山野鵲不能辨别。有人說布谷鳥把山野鵲的蛋弄出一个去，自己补上一个，恐怕还不是事实，山野鵲不会識数的。山野鵲孵出小鳥来，都是光光的肉团，还是分辨不出来，及至長好了羽毛，它才認出这一窩雛里边，有的不是它的族类就不喂它了。布谷鳥去下蛋的时候，如果被山野鵲碰上，会被山野鵲啄几口的。到了山野鵲不喂小布谷鳥的时候，布谷鳥自己偷着去喂，喂到大了，随着母鳥飞了。詩經上說“維鵲有巢，維鳩居之”，鳩大概是指的布谷鳥。从前住宅牆外的松林里的布谷鳥很多。每当春夏之交，晴朗的早晨，它們連声地叫喚起来，鬧的人睡不着。抗日战争的时候，松林早就被汉奸砍伐了，解放以后才栽上一片楊树，楊树長的很茂盛，挺拔的树干像竹杆似的排列在牆外，微風吹动，楊树叶 子 刷 刷 地

响。布谷鳥是不会停在这样小楊树上的，更沒有山野鶻窩供它孵雛使用，它是从楊树頂上飞过，叫几声就飞到远处去了，声音漸远漸低，听不見了。我被鳥声引逗着起来到了村外。

社長于淮看到我，第一句話是問：“在北京見到毛主席沒有？”第二句話是問：“你說我們社的麦子比你一路見到的哪个好？”农民，經過土地改革分到土地，現在毛主席又号召他們展开农業合作化运动，他們关心愛戴毛主席是很自然的事情。除此以外，他們还关心庄稼。提高产量，不仅是改善自己的生活，也是感謝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具体表現。昨天听了村干的話，看出他們对于自己种的小麦自豪的态度，知道他們的小麦是不坏的，急于到田里去看看。到了村外向东南望去，都是連成一片的麦田，麦穗已經落了花，开始从深綠里透出黃色了。映着剛升起的太陽，發出閃閃的金光。麦子長的一样高，穗子几乎是一般齐。不同的是去秋的时候三个初級社还有單干戶分別种的，麦种不一样，种的稀密不一样。仔細看的时候，可以看出产量多少来。今年不同了，在一片長的最好的麦田里，順手采几个麦穗来，連數了七八穗，每穗都是四十粒以上，全田的麦穗平均每个有三十多粒，这样肥大的麦穗，播幅要是占百分之三十，每亩估計可以收六百斤。可惜的是这一片麦田播幅占百分之三十的，占很少数，一般播幅仅占百分之二十五左右，因为播幅小，株数少，产量受到了限制。

正在估量小麦产量的时候，从村里出来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年人，也向着麦田来了。我老远認出他是西隣吳西林大哥。他和我的父亲年紀差不多，他們年小的时候，一同讀过家塾，

后来一同做过买卖，在村里一同办过公事。虽然論輩分和我一輩，因为他和我父亲年紀相仿，我一向都是很尊重他。我回过身来向前迎着他說：“大哥，你还壯实！”老人把害过風泪的眼擦了擦才認清了对面的人，顫声地說：“三弟几时来家的，我当是区里的同志呢！”村里送粪的車子，一輛接一輛出来了，好像不断头似的；被牛馬和車輪掀起来的塵土向着麦田里飞揚。我們蹚到小道上，这老人把手里拿的一个小板凳放下讓我坐，我当然不会坐。他坐下了，我就坐在他对面的干燥的地上。談話就开始了。

“三弟，这次从哪里来？”他問。

“从北京！”我回答說。

“北京，是好地方。毛主席在北京？”他又問。我回答：“在北京。”他又問：“毛主席壯实？”这样問使我感动了。他八十多岁的人了，还关心到毛主席。我告訴他毛主席很壯实，看起来很年輕，他点了点头，表示出他內心里的安慰。

話題又轉到麦子上来。他說：“这麦子真好，我活了八十多了，头一次見到这样好的麦子。从前也有过一兩塊好的，那是些地主，开油坊戶种的。也沒有这末齐整，全坡里像一刀裁的一样。”我說从前是單干，今天是合作社；不用說八十岁，就是活千百岁的人也不会看到这样的庄稼。

“也費了力啦！”他拉着漫長的腔調說。“去年秋天干，男男女女挑水种麦，一塊地也沒掉下，都种上了。苗子出来不旺相，瘦巴巴的快要旱死的樣子；下了一場一指多厚的小雪，不够用，社里号召不枉費一点水，屋上的雪，院子里的雪，街上的

雪都扫起来，抬到地里培在麦溝里。雪不够用，到河里去抬冰块。”这老人說起話来虽然有些頓磕，可是道理講得滿清楚。

“不光是水足，粪力也够了。”老人高兴地說。“去年一冬，比秋天还忙呢！所有的濠底，几十年沒动的都挖了。多少年的老汪的泥都挖了。你看見了嗎？咱庄的新屋——老屋塘土都上了地了——这是才改建的。你想，有了水，有了粪，庄稼能不長嗎？靠天吃飯不行啦！”这老人看到了这些增产的努力，靠天的思想也变了。

我們談到了打井，他贊嘆地說：“唉！井，打的多啦！当年我同您家大叔办事的时候，咱庄就只有一眼东井，想在村西头再打上一眼井，大家吃水方便，商議了三年才成事，用全村的力量打了一春才打了这西井。現今，很省力。你是知道的，为均比你大兩岁，打小就老实，性子慢，拖不动，拉不动的那么个人；你不知道，打井就是他領头。他帶着各个大队的人，到地里去看一陣，抓一把石灰，撒上个圓圈，圈中心堆一个小土堆，就說‘在这里打，試試看。’这个地方六七天以后又出了一眼新井。我覺得他不能办事，怎么說出話来大家都听他的呢！这不是人心变了，都向着好处走。”解放的时候这老人就七十多岁了，已經不管村里的事了。他很难知道事情的內容。他只知道他的为均兒子，是个老实人，他不知道为均是支部委員，解放以前他就担負村里的工作，他那慢騰騰的性子，和不多說一句話，說一句是一句的作風，已經在群众中樹立了威信。

“大哥，对村里这些新事，看着順眼嗎？”我問他。我估計